

书房是读书人的精神角落——《所幸藏书房》跋

□绿茶

书房是有故事的地方,是每个读书人的精神角落。这些年造访了无数读书人的书房,分享几则书房故事,感受这些精神角落里的思想之光和真情之谊。

我的画书房之旅,缘于2019年,当时应一家媒体之邀,开设“名家书房”专栏,开篇造访北大陈平原、夏晓虹教授家书房,惊叹于陈、夏教授书房之琳琅满目、拥挤有序,理想的书房大致如此,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言:“理想的书房应该是一个知识地图,书房里有不同的小径,再大再乱的书房,都清晰知道每条小径通往哪里。”

藏书家韦力先生的“芷兰斋”,可谓藏书界的“圣地”,爱书之人多以造访过这方“圣地”而欣慰。我曾多次造访,和韦力先生在“芷兰斋”满屋书香中畅聊古书之美,古书之爱。走进“芷兰斋”,那种古中国的气息扑面而来,打开经、史、子、集书架,一函函、一卷卷,这些历经一代又一代藏家递传的古籍,像是耆老安详而坐,述说着他们的历史。

书札收藏家方继孝先生的“双序斋”则是另一番风景,素朴、雅致,没有大书架,而有一个大大的保险柜,这里珍藏着一万多通名人信札,一张一张整整齐齐插在文件夹里,分门别类,按不同主题、不同人物、不同时代等等。这些泛黄的信笺、纸片有着丰富的时代信息,每通信札中“私密”的交往,与今天的我们有着一种微妙的联系,冥冥之中递传至今,这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必然。

而李冬君、刘刚伉俪,他们那间16万藏书的“螭螭斋”,也是书界大名鼎鼎的书房,这批书得自大学某系资料室,均为人文社科方面的书籍,这批书不仅把他们家挤得满满的,还另外租了隔壁单元来放书。“螭螭斋”里挂着一幅李冬君老师50岁生日时,刘刚老师手书的大字:“自由人天寿 独立者青春”,大字上下并录有刘刚老师写给冬君老师的情诗多首。此字此诗此情,让人感受到书房不仅是读书之所,也是爱意表达之所。

《所幸藏书房》共收录海外、港台和中国内地120间读书人的书房。书分五章,其一为文人,特指文学圈的人,主要为作家、诗人朋友;其二为学人,主要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其三为书人,特指那些爱书如命的朋友,有藏书家、古籍研究者、古籍修复师等,他们中很多人也是作家或者学者;其四为友人,涉及各个领域,不太好分类,统归入友人;其五为故人,收录已故作家、学者的书房,有些为纪念而作,有些则是在其生前造访过,画以纪念。

在禁足成为常态的今天,囤粮食的同时不妨也囤一些书,让禁足的日子埋首书房,有书可读。希望这本书出版之时,我们的生活能恢复正常,可以自由出行,我将继续我的“画书房之旅”,去造访、探窥更多读书人的精神角落。

几十年前,周一良在读到日本人高木彬光所撰推理小说《成吉思汗的秘密》之后,“联想到中国的考据之学,加以比较”,其感想是“推理小说与考据之学看来似不相干,实质却大有相通之处”,因为考据学的逻辑推理“其实也正是一般推理小说中进行侦破案件时所采取的。如果假设得合理,证据收集得充分,就可以取得良好的结果”(《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111页)。而今在读到个厂《水村图索隐》(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之时,也有这种读推理小说

的感觉。

此书以赵孟頫《水村图》为引,提出“谁绘水村第一图”之疑,继而通过对赵孟頫《水村图》创作背景之考察、历史递藏之钩索、揭裱重装之探求、后世影响之梳理,比勘文献与画本,解答题诗与题咏,探讨《水村图》这一传世名作是如何层累地形成的。凡所论述,沿波讨源、抽丝剥茧、庖丁解牛、老吏断狱、清晰明快、殆成定案。

不过,此书稍有一处瑕疵,《题咏、印章与揭裱重装》一章引有《盛京故宫书画录》“宋元明人书册”一件,指出“该册每

页均钤‘安仪珍藏’印,则曾经安岐鉴藏”(第94页)。印文“安仪”二字,既不是姓名,也不算字号,可能是沿袭了《盛京故宫书画录》著录之误,未能做到“如老吏断狱,一字不放过”。因为安岐其人,字仪周,号麓村,祖籍朝鲜,其父以经营盐业居津门,遂为天津人。安岐常用的收藏印记有“仪周珍藏”“仪周鉴赏”“安仪周家珍藏”,此书所载故宫博物院藏《芳草帖》图版之上便有“仪周珍藏”一印(第102页)。换言之,“宋元明人书册”所钤“安仪珍藏”应作“仪周珍藏”或者“安仪周家珍藏”。

绿茶画名家书房·袁鹰

1924年生。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



袁鹰书房·未了斋

袁鹰先生躺在床上,身边有一排书架,那是他平日里随手在读的书。而他的书房未了斋,同时也是客厅,挂着黄苗子先生为书房题的字,还有冰心先生的字等等。这些书已经陪袁先生走过大半个世纪。



新书快读

所幸藏书房：120位当代书人学者和他们的精神角落
绿茶编绘
中信出版集团

此作为作家、书评人绿茶持续3年的“书房”探访之旅——梁晓声、许知远、白岩松、刘擎、史航、阎连科、冯骥才、梁鸿、韦力……120幅温暖质朴的书房掠影,同时也是120次诚挚温馨的文学叙谈。

王家卫访谈录
李惠铭、李沛然编 邵逸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收录王家卫接受的20篇重要采访,时跨25年,其中包括数篇珍贵的粤语访谈,更有多篇外语访谈首译中文。它们仿佛是用时光胶片拍摄的老电影:记录王家卫的童年、求学生涯与成名之路;刻印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上海人群体的生活;折射王家卫式的格调——探戈、音乐、下午茶;洞悉都市人的爱情与孤独……

崔健诗歌集
崔健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自从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第一次吼出“一无所有”后,30多年来,一首首犀利如刀的“摇滚诗”始终在我们心头激荡。而崔健的诗歌结集成书,“让‘一无所有’的主题与变奏,铭刻在历史记忆中”。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罗新
北京日报出版社

作者利用各种史料讲述了南北朝时宋与北魏战争期间普通而又奇特的人物王钟儿漫长而又跌宕起伏的一生,并以她的眼睛去看她身处其中的时代,把皇帝、后妃、外戚、朝臣、宦官和宫女都还原为具体的人……随着王钟儿人生故事展开的,还有从献文帝、孝文帝到宣武帝、孝明帝近80年的北魏历史,当然也有被时代的惊涛骇浪席卷的许许多多。

灯下读钱

《顾廷龙日记》中的钱锺书(七)

□钱之俊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节之妈妈因为变卖家中珍宝被捕,全部家财被没收变为国有。再后来,这名学生生活拮据,钱锺书夫妇长时间寄钱接济,“贵人扶助”大概此时才应验了吧。

《顾廷龙日记》问世,又增补了当年这对师生交往的史实。从1944年到1948年,周节之在顾廷龙的日记里都有出现。

1945年11月30日,“晚,应周节之招食涮羊肉,为默存所约。节之,默存弟子也。谈嚙甚欢。”顾廷龙特别交代是钱锺书的学生,大概是第一次结识。此后,日记中还有周节之请客吃饭的记录。

1946年1月30日,“应周节之招饮,假座厚德福,同座郑桐生、徐□□□昆仲昆山人、钱默存夫妇及默存侄兆鹏。”

有时,周节之也是老师的“跑腿”,为老师到“合众”去送书。1946年1月14日,“节之为默存送《周报》18册、19册来。”

有时钱锺书会带学生去合众图书馆转转。1944年4月3日,“默存偕其友周君来参观。”此“周君”是否为周节之,存疑。1945年12月12日,“默存偕节之来,同访森老,不值。”确定为周节之无疑。

因为钱锺书的关系,顾廷龙与周节之也熟悉了起来,有时钱锺书不在场,也有周节之与顾廷龙交往的记录。1945年12月17日,“节之请茗点。”1947年4月24日,“周节之来。”1948年2月3日中午,顾廷龙请顾颉刚吃饭,钱锺书等作陪,“客皆来。周节之偕游古玩肆,见彭芝庭入学卷,索千万。”不知道中午请周节之没有。1950年2月24日,“乐真、节之来谈。”

钱锺书还有一名拜门学生在日记中一闪而过,但老师并不在场。这个学生就是女弟子何灵琰,只出现了一次。1947年2月12日,“徐百郊偕女友何灵琰小姐及杨曾勳来参观。”

(拙著《钱锺书生平十二讲》中,对何灵琰有较详细的介绍,兹不赘述。)